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三

餘姚翁元圻載書

詩元圻案鄭師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注原

失其初學記二十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

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

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明道程子曰毛萇

最得聖賢之意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 陸瓌詩

草木爲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

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

亨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初學記

之說似本於此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集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鴉鵲與金鴈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

甚疑案漢書儒林傳毛萇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不
言其爲大毛公也公種之鄭氏
詩譜則謂其所謂先公者是不
毛公萇文志和詩亦但云文有
五經之學有詩子夏所傳而河
間獻王好之也此說與毛公不
同大毛公者漢代上儒爲不
師承自毛氏說然此毛氏生漢
武帝時漢道隆其詩作爲
文志云本于劉氏詩經中書父

子不妄言也時源流而莫如
此可辨也

孫氏應神授古姓傳言世傳毛
傳乃為長行也後漢書儒
林傳毛氏人毛萇傳詩有毛
詩及隋志毛詩二卷漢書儒林
守毛萇傳等詩生故鄭康成
詩傳及陸機五言草木疏所
云則作詩傳者毛萇也毛萇
元始能毛氏故也毛萇傳詩
云云子謂小人也毛萇見
於漢書毛萇傳詩是毛萇
詩也毛萇之毛氏與毛萇
毛萇之毛氏與毛萇之毛氏
所傳何書示

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
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於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 書錄解題
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孟子云高子齊人原注謂禹之聲尚交

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為詩皆高子也 全云何說

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

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南妙子南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

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玄操豫章人吳太常

卿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

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

則彼是也 李王毛詩集解三十九李適仲曰絲衣之詩釋祭之樂歌也高

子謂祭靈星據釋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

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

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

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

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

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 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蠶星之尸也嚴然元然而吉祥受福蓋本於高子 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已定之方中注仲尼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主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時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也齊之說詩者不如於此也然衣子高子曰蠶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

全云東萊先生作

引陸璣

草木疏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

元圻案釋文序錄曰一云子夏

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陸元正交并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誤顯然三箋續編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爲可信則偏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爲主陳振孫稱其傳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窮義貫串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又毛詩草木

鳥賦蟲魚疏二卷吳陸機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未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困學紀聞議其誤以會申爲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叙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

說尙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

語呂與叔

謂詩之六體隨

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

案程子說呂成公詩說拾遺引之

讀

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幽

頌之說然朱子

大田篇傳

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幽雅

良韜篇傳

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幽頌亦未

知是否也

原注呂成公云爾雅頌恐逸○元所案周禮存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風言實聖治道之遺化

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與見今之美嫌於獨諷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厲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

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
明雅頌亦同之朱子曰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
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讀詩記一論六義
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
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
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
甫作誦陶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陶風以介眉壽以上爲陶
雅萬壽無疆以上爲陶頌正義曰春官箚章云仲春犴擊土鼓吹陶詩以迎
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新年於田祖吹陶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吹陶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陶風明
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鄭康成箋陶詩
以應陶箚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陶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陶
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陶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
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
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陶之雅思文等篇是陶
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問當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雨
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獻陶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
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噍噍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芣
芣引周禮以解陶詩似尙爲近古况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
說或非無本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

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
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
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
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
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箋記積而成帙故
謂之箋無庸別爲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狸首

原注射義

驪駒

原注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原注左傳○見昭公十二年

鸞

之柔矣

原注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蘋

原注周禮

河水新宮茅鴟

原注左傳

鳩飛

原注國語

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

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

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

兮是也愚攷之周禮

大宗伯

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

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

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

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元圻案禮記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故詩曰曾
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舉周禮春官鐘師請侯奏鍾首大戴記授命弦者曰請奏鍾首
鄭康成周南召南諸曰今無經首周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
漢書儒林傳諸徵王式爲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式謂鼓吹
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爲主人
日尚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
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厥轡之柔矣注
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周書太子晉解王字
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
予不疑周禮春官樂師敘樂儀行以肆夏趙以采齊注鄭司農曰采齊肆
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趙以采齊襄公二
十八年左傳使工爲之詠采鳩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
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
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倍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
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
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章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朱子斯干集
傳曰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卽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周禮大宗伯注風師其也雨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掃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歐陽公曰爾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鄭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急之害故句刪其字也禮記檀弓原壤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陸氏僖曰此其狸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干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歐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干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即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鴉四章逸周書世俘解篇人奏武王入進萬戲明明三終奏崇尙生聞三終孔兒注明明崇尙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爲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

之蔡邕未詳所出

元折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詩太

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盡規同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謂詩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寤不夙偕但願周公妃以窮究防微

消漸論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邑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間鄆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鶴林吳氏

金云名沐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何云凡詩

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

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

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

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摛其不

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

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

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

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

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原注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族訓鴈雁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萇同時○元圻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因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卽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全謝山曰吳氏名沐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終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然則其在朱子之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胡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蓋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放情性情性可放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太史公

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周道缺而闕雅作艾軒

與趙子直書

謂三家

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

說古文尙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

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原注晁景迂曰齊魯
韓三家以關雎爲覃

卷耳鶉巢采繁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

卷耳鵲巢采繁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晉詩

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

說是賦其詩者闡揚太史公後有公國開此格故選齊詩雲其詩直

闕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藏堯典禹貢
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全

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燕韓詩說
艾軒說謬○元斯家博文序錄曰漢晉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歟曰齊詩齊

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燕韓詩說
艾軒說謬○元浙家博文序錄曰漢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齊

人較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韓詩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體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

人較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曾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曰韓詩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禮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向書茲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壽典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如飢集解徐廣曰

蓋尚書茲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嘉典禹貢洪範徵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如飢集解徐廣曰

今文尚書作祖。卽祖始也。惟刑之罰。詩。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誥。詩。徐廣曰。諡靜也。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

今文詩書作祖，創始也。惟刑之罰，詩、書、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誥。」豈爾雅曰：「謚，靜也。」歐陽公曰：「闕雖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

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枹鼓人上堂今內

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

既于魚故諒離離淑女以刺時
 莫漁仲六經與論三齊會韓三宰之詰
 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
 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

顏子色故諱隱。隱說淑女以刺時。鄭漁仲六經與論三齋會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

起關雎見義而作太史公曰周衰衰詩人本之於周關雎作於周衰之文薛

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衰詩人本之祢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
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咏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薛

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衰詩人本之祢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
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咏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薛

士龍浪語集二十四卷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蓋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闕雅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城詩一

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也

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嚆語○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爲河洛召爲雍岐河洛之南潁江雍岐之南潁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思困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肯直諫艾軒與朱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敷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騷耳與此條所引意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

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

元圻案朱子曰免置之詩

橫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篇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篇於君臣之義 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

陸氏釋文之說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

何縣

縣何本作國

恩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

縣西南

開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〇元圻案鄭康成

周南召南諸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習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 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諸偃蘇最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籍因擇取

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

焉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

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

趙彥肅

字子欽號復齋

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元坻案呂氏疏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

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和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起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仿佛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趙彥肅十九卷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之修三禮得于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卽是書也其篇子竟不果上版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案今本卷數與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幹楊復增修也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

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

全云曹侍講攷音名粹中李莊簡公增

詩說謂齊詩

先采蘋而後草蟲

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蘋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經義考曹氏粹中放舊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紀開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

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

在王黍離上

何云亦是曲說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弟子○元圻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讀真子第四卷中語

展南軒曰詩固有次叙然不可斷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

美言之最詳以文多不錄

新序

諫士篇

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

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

不可以爲衛詩也

全云是因王風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爲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

韓詩云

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

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於此

元圻

案不可以爲衛詩以上皆逸詩補傳之文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

游尚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

邱伯作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

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元王子富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

生呂父德任爲郎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

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黍離伯封作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燕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蠶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譏然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于田見鳥鳴子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念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後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煞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晉傳惡之其實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奇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載此論有之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箱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謂伯奇于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繫衣領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元圻案會子
圖列女傳目

錄序曰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向號博學羣書而此傳精采首柏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芣之終於懷攝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又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皁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已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采芣苢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魯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杞柏舟衛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項人茹姜傳母作也莊姜操行哀情而母教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議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學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

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

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

棠勿拜如人身案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

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甘棠董氏

引士丐說全云唐人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元

新案唐語林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

鵲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鵲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無警之人自

無警事○人之美如鵲在人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故以譽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拜

彼時兮言無可貼也以貼之無草木故以譽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拜

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

詩拜猶伐非也程泰之演繁露六篇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且不敢屈

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楙撰書

錄解題云長安王禕正南郡齊讀書志云未詳撰人禕之名不見史傳是書

雖倣世說而所記典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韓文公銘曰士

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請詩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

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五樂五平調清調

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好案王肅曰

周南召南諸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齊人薦用之邦國焉

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

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爲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

箏管更名曰安世樂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族補古曰娛戲也言燕

幾神來燕戲聽此樂也宋書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奏安世哥本漢世哥名

今詩哥非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註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

往昔諸君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

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

隆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

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

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三國志魏劉劭

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

字熙伯 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安簡先是劉秩摠百家件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狀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其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

元圻案漢書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天子會諸侯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

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

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元圻案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衛女行中道處中聖權如

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孟子小弁章趙岐注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是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卽

孟子弟子非前十七條所稱高行子也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兼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經典序錄曰今內傳已亡存者外傳十卷而已明王弼州曰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原注

濁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元圻案宋史

藝文志一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經義考云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

孝祥榜進士此條所引解頤新語之說見於逸齋詩補傳第十六卷中案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熹璋

經義考云宋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

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云云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

也今讀王氏所引解頤語互見於補傳中益可證爲處義一人之作矣書

錄解題計七別集類濁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巖中撰元豐三

年進士補學有氣節經義考一百十九晁氏說之詩之序論一卷存

歐陽公

詩本義定風雅頌解

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

在桓文之後

元圻案鄭氏詩譜序曰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責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

詩說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僞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始終也

入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

調正德所行

今本通卦驗作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政德所行與此文互異惟禮記

月令正義所引與此條同

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

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

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

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元圻案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調黃鍾者應黃鍾於子其以大

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鍾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弦皆有聲發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宏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至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定之方中正義曰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珪有常孝孫某來曰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曰哀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爲其銘若栗氏爲量其銘曰所文思索允豫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孟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爲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南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爲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銀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讀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爲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爲文辭以作諡若子囊之諡楚恭之類故管子問註云諡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諡是也祭祝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爲言語

若荀假稱河廟賡謠祖之類是也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

案仲梁子亦見檀弓

曰初立楚宮也鄭志

卷上

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

四

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下多

一云字方見先師非指仲梁子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原注正義春秋

時魯有仲梁

韓非子

入儒

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

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

之儒

原注史失其名○元圻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

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羣輔錄八儒卽本韓非子惟孫氏作公孫氏

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祿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

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閩按林氏亦嘗曰鄭

成以三禮之學服傳古詩雅與論言外之旨矣○元所案宋章俊卿羣書考索別集經籍門載李清臣詩論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猶夫詩性情也禮形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綠衣之詩鄭氏以爲祿不諫亦入鄭以爲入於宗廟振振狀周公安閒自得於寢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庭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爲不設雞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鄭風綠衣小序箋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大雅思齊箋文王之祀於宗廟助祭有孝婦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小雅庭燎多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曉宋史藝文志一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朱竹垞曰佚歐陽公詩本義賁之初筵論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爲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李邦直名清臣大名入官門下侍郎古錄解題載淇水集八十卷歐陽公愛其文以比東坡閩注所引林氏之說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經序引之

艾軒

與陳體仁書

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

爲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

比興之體

元圻案朱子傳公行狀曰公諱自得字安道濟州濟源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開爲子弟論說多得

詩人本意

宋史藝文志傳自得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元圻案周南漢廣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

言廣德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洮天不言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卽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何云

此條可爲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元圻案大雅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公之允也入爲王卿士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魯內諸侯王卿士也小雅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議人譏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旣

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圖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爲證

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因吾通互

傳制同乎梁騶注傳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注曰魯詩傳作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圖也虞者圖之司獸者也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儼忽若神是謂

駒虞詩狀其仁

史記東方朔傳遠方當來歸義而駒牙先見其齒前後若

一齋等無牙故謂之駒牙

劉孝詩義疏曰駒虞或作吾又曰史之說有得

獸而不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駒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獻駒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所謂駒牙則詩所謂駒虞者爾

射義天子以駒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駒虞歎仁人也周禮

大司

疏引韓魯說駒虞天子

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

李陵與蘇武詩

注引琴操曰

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墨子

三篇

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駒吾豈卽詩駒

虞歟

全云此屬上是一條誤分爲三〇元圻案周禮春官鍾師凡射王奏駒虞註鄭司農云駒虞聖祇正義曰按樂義今詩韓魯說駒虞天子

牽鳥獸官古毛詩說駒虞義祇自質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駒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拚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案此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文選上林賦注三十作二十誤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

白駒在小雅狸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

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

劉氏原父七經小傳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狸

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

所出閻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奭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

篇數言也未知然否程易田云間之金輔之曰尋大戴原文間歌下有史

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歌狹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

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三篇間歌史辟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

厚齋似未審其句讀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

史謗史賓拾聲歌狹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大

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講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爲

泰射下爲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網有目子目字多溢在後
行高三篇間歌句下元本以縣瑞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間歌皆有子
日間歌而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又按伐檀卽小雅
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襲傳琴操仍其異文耳○元圻案大
戴禮投壺原文與王氏所引同惟三篇間歌之下尙有史辨史張云云十六
字卽程氏所引是也四庫全書校本云案史辨以下八篇之名當接於八
篇廢不可歌句下詭舛在後故屠氏據以正讀朱竹垞曰揖之言以一篇
爲一人鄭譜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
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口以什其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
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
篇每十爲卷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案卷首之篇命之爲
什長則所統之篇卽可謂之十人張揖之以一篇爲一人亦此意歟張揖
字稚讓清河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何云曲沃以
虛尊而奸大

宗三大夫則以庶姓篡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全云深
寧此說亦本朱子○元圻案詩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辨說曰此詩若非

武公自作以述其贈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隱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又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朱子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王氏通鑑答問曰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然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武公晉穆侯之曾孫也晉侯緡穆侯曾孫之孫也武侯尙忍於晉侯緡則三大夫何有於晉君俱酒哉出爾反爾之戒深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

春秋傳

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

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原注孟子集註

同全云此主變風終陳靈之說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

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

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

與趙子直書

曰

文中子

關朗

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

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發孟 閻接沈約曰歌詠所興宜自生

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剛後更無詩之說非全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元折案詩大序曰變風變雅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楊龜山先生經說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秦離降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爲作也詩亡適在不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所以始隱此胡文定之說所本 歐陽公曰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能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幾於聖人之心矣 沈約語見宋書謝靈運傳論康成語見詩譜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

地理

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

原注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集證李說見

太平御覽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

來山

原注一名尤來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

地形志

六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

史記自序

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集韻詩地理攷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

謂干郡國志東郡衛國有下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泚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泚在郊則言瀆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水經泚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又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又按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漢之柏人縣西北有堯山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之奉符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名新甫山○元圻案隋書地理志中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內邱有干言山王氏詩地理攷五卷今附刻於玉海中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姪

元圻案詩序

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周語檜作鄒注鄒姪姓之國叔姪同姓之女爲鄒夫人唐尚書云亦鄒武公滅之不出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鄒公者通於夫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臨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

故皆以歲言之

元圻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日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幽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

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祭義鄭注歲早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箋二孫毓云寒鄉率早寒

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

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元圻案寒鄉寒來早則寒去必晚故孫毓

云雖晚猶寒正得毛傳之意正義疑於鄭志晚寒亦晚溫之語引彼說而非之以爲非是寒水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王氏特取孫毓之說蓋所以

破正義之愚守也隋志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長沙太守釋文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明北海平昌人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

於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

此兩書經籍志文

詩七月正義吳

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

時吳志亦無此語

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圻案七月流火傳火

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廌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火心也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體當作謂月令也蓋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棗中以言焉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是鄭言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案隋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謂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受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也此本三卷莫考其山自誰氏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

昌書戒子益思曰汴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五年春夢孔子告子曰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曰讎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獻帝建安元年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故合辰巳之讎吳亡於孫皓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五年甲辰皓死于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答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是傳刻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

又云燐燐火也

朱子謂熠燿明不定

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

集傳夜行下有燐下二字

有光如螢其說本

董氏說文

火部

引詩熠燿宵行燿盛光也未章云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

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東山箋云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鮮明以喻蠶者之盛飾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

呂氏讀詩記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蠶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噴下明

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從書錄解題云廣川詩故四

十卷蓋述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

道周公之心也

元圻案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班孟堅口爾

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

元圻案陳止齋曰風之終繫之爾雅之終繼之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與逸齋詩補傳曰爾雅終于美周公

二雅終于思召公聖人剛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

鳴而兄弟同食

何云北史

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

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原注和伯弟擢廷仲臣成公所謂二李伯

仲也此可爲學詩之法

聞按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誦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

此未嘗獨食○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繇北大率晨鳧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

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欵欵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亡之手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倉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平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繫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後漢書周磐傳磐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而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乃解衣帶就孝廉之舉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先痛父死并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詩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公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爲空言每謂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大學殖也不殖將落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可以悟進學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夫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謙處世以成公蔡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教而之南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定師生之分

太史公

史記上諸侯年表序

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

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

風諫

案見文選十八
補叔夜琴操注

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

通典

樂六漢享宴金樂十三曲又樂
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

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

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見太平御覽
五百七十八

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

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

作諷也

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全云原注呂氏說與蔡氏說合又云太史公問古文尙書於孔安國安國

亦爲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

傳亦是魯詩○元圻案晉書樂志上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

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云云三國志方伎傳杜夔字公

良河南人藝文類聚四十四蔡邕琴賦曰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

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

姬遺款鷄鳴高桑逸齋詩補傳詩篇目論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孔子自

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

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

刺詩明矣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

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何云

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元圻案呂成公禮記說曰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故門人錄於麗澤論說中與讀詩記十七鹿鳴之什下引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喬年祖謙弟祖倫之子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

詩集傳

謂古

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

之

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

集禮曰鄉飲酒禮疏

○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 劉原父讀亡爲無董氏適廣川詩故李氏榜詩解黃氏震曰抄皆從之張子則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名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筆非若詩之可習嚴氏聚詩緒從之朱子集傳謂邦飲酒禮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遂爲定論元劉氏瑾詩傳通釋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間者擊磬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

小雅采芑毛傳

菜也案陸璣草木疏曰薄言采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

豐水有芑

大雅文王有聲毛傳

草也維糜維芑

大雅生民毛傳

芑白苗也

白粱粟也

爾雅釋草芑白苗註今之白粱粟正藝大雅生民云維糜維芑

說文芑白苗嘉穀禮記表

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

杞

鄭風將仲子毛傳杞木名也正義曰四月傳云杞枸櫞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

柳屬也

陸璣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

葉粗白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

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

此二詩毛鄭無說

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楨枸櫞也

小雅四月毛傳文嚴華谷詩歸詩有三

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
蘇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罔有杞核樹杞也茶有二

誰謂茶苦苦菜也

毛傳文陸機草木真誰謂茶苦茶苦采生山田
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

茶是

有女如荼茅秀也

鄭出其東門毛傳茶英茶也言女皆喪服箋
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秀或作

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正義曰澤草有茶苦菜又有茶萎此風誰
謂茶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蕢茶蓼即萎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言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

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旃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
茶然吳語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白旃以
素甲白羽之燭望之如荼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

蕢茶蓼陸草也

周頌正義曰王肅云茶陸機蓼水草然則所出川石
原有阻故並舉水陸穠草 嚴氏詩緝曰鄉風誰謂

茶苦唐采茶云采苦采苦經蓮茶如餽皆苦菜也良耜以蕢茶蓼之茶要葉
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茶也鵲鴝子所持茶傳云萑若蔬云蕢之秀穗
亦英茶之類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

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

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

案夷王穆王之孫穆王征犬戎在三十三年夷王伐太原戎有三年

宣王

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

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竟而已其後料

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既已兆於此其端自

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

原注緒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

○籍談語見昭公十五年左傳

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匈奴

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

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

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哀弱荒服不

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

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

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

兵伐太原戎不克史記匈奴傳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

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料民太原注詳後考之周語

條西晉之亡由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將兵在鄴始

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

不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

表懿王時詩作

圓本校云元板作懿王堅詩作

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

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

原注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

詩譜序

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邾不尊賢

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

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

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元圻案詩序采薇造戎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造戎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遺之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自二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尙書

傳四年伐昆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宋微爲伐昆夷而作朱子集傳此遣戍役之詩蓋無由證其爲文王也逸齋詩補傳曰莊氏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譜之周周意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詩譜序正義曰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之子周紀侯譜之徐廣以爲周夷王意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意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諸人是哀間之主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諸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卿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

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

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

魯頌

薄伐獫狁至於

太原

今本史記作與

彭彭城彼朔方

出車

漢匈奴

傳則曰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

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元圻案史記何奴傳初周襄王

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出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云云詩序出車勞還卒也不言爲何王之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述其行事之書以慰勞之朱子止從序說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魯頌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

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

得不替乎

元圻案後漢書左雄傳袁豐用權七子黨進注七子皆袁奴之黨謂皇父爲卿士仲允爲驍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譖爲

趙馬聚爲內史稱爲師氏也項氏安世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趙馬以亂朝者韓奕之驪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父之皇父尹氏也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寺

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

家父孟子難

元圻案師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怨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氏此家父輩忠竭誠

不憚諷刺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魏了翁跋黃尚書子由與任

千載逢詩曰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怨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

誦言之而其亂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卷伯之詩彼誦人者方幡幡其詞好

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

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

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甚聖

具曰予聖

小雅正月毛傳

君

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

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崔氏鵬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閒羣臣至六上尊號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歟其過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陷子虛也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鎰爲大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直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說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宣賢四國流言且猶聖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迷罔罔上之臣先後一轍云云王氏此條或亦有惑於安石之事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

不云人勝天

全云厚齊惓惓包胥其卽鄰所南盼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耳○元圻案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反夢夢然

克有定靡人弗勝朱子傳曰民今方危殆疾病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諱朱子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振楚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蘇子山詩傳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逸齋詩補傳曰視天夢夢若無所見非無所見特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判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

天故也

案判公之說呂成公讀詩記取之

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

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

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

以俟命而已

開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見於此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元圻案書錄解題二新經

詩義三十卷王安石撰亦三經義之一也皆旁訓其辭而安石釋其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問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罹僂陳業稟昭圖嬰既唐鼎移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何云章華見南史傳緯傳後○元圻案僖公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頁爲政未可問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邴邴史狗史鮒公

子荆公叔登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行忠也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伯
比曰少師作請廩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漢書賈捐之傳置
之爭臣則汲直注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汲黯傳黯字長孺潁陽人也淮
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索耳又京房傳
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注正先秦博士後漢書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桓帝延熹二年諫梁
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封列侯雲露布上書曰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今日罪行誅猶召家奴搃殺之耳而復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間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震怒逮雲死獄中南史傳緯傳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後主時除大市令諫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陛下前
於嬖寵惑於酒色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詒佞譏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
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七月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又宦者田令孜傳
孟昭圖上疏曰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
不謀羣臣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
北司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勅使疏入令孜固不奏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藝頤潭錢易南部新書已集孟昭圖為
田令孜矯詔沈蜀江裴相微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
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傲

元圻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閭閻擅恣故士遂以過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笑夫牧豎已叫呼之

矣故時政彌憐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所以聲教廣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世說新語一注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鯨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去巾幘脫衣服露腹同禽獸其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

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按

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減盡一點耻心至馮道減盡○元圻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嘗遙疏自沈止水樂禍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蕞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

原注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

釋

地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

開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

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堯叔邑堯叔爲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爲堯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元圻案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焉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如字大也鄭有補謂圃田鄭數也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始封於鄭鄭諸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傳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爲圃田澤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者爾雅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子之徒掘東周疆域改周爲鄭止齋陳傅良號宋史有傳替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舊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

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六經天文編上引此爲張行成之言

案劉原父救日論曰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次舉其說與此條所引正相反當從天文編作張行成之說謂詩記引之亦作什方張氏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

日蝕議云虞廟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

見唐書歷志下

虞廟

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

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

全云孫莘老從安定人

解春秋用鄭說

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日分

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

全云陳侍卿鳳翔

皆以十月爲陽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

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

密而已

原注大衍歷議云黃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

嘗攷通鑑皇極經

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

序意

云維秦八

年歲在涒灘

原注

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

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

疎矣

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歷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

千四百八年

或言古文尙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

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

以推大衍授時二歷皆合錄之左方辛巳至戊辰

三百四十七年

戊辰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朔集房距年三

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

七七五冬至時九日六七七九四二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

二二〇七七乙

天正十一月朔時寅五十一〇日八七六一八二一六七

八九

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九月朔時辰四十六日一八

二乙〇一二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七八二五

九 在陰歷交
前九度半強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

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闕按按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
非惟虞廟卽唐道士傳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歷學
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乾象歷抑數經解有不可義拘以理者此類是
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方作美
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
子朔庚辰覽泰八年秋甲子朔之交合則歲在詔灋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
然必以詔灋則維泰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歷法○元圻案十月
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
又以卯侵辛故其惡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此知周十月夏八月
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
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又曰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
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是亦分月而云孔醜者曰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
有所侵侵之則爲災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
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難行度有
大暈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難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類交而食者唯正陽之
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
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

獨云以歷校之自其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
會爲其和之前其在其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無術 朱子集傳引蘇氏曰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占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
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
甚也 唐書歷志下夏后氏四百二十二年日御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
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
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
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
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
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日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
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先王之所惡也 漢書藝
文志歷譜黃帝五家三十三卷顧頤歷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唐
書藝文志歷算類虞夏劇大同歷一卷 宋孫覺字孝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
至御史中丞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算十二卷春秋經
社要義六卷今惟春秋經解十二卷刊入通志堂經解 書錄解題二詩解
集傳二十卷門下侍郎眉山蘇轍子由撰於序止存其首一言條皆刪去又
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葉水
心曰少南諱鵬飛温州永嘉人其於經不爲章句之學晚而始得仕用之未
及而斥逐以死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
士龍圖閣待制事蹟附載宋史沈邁傳中著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夢溪存中
居潤州之別業也

元城

錄語

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

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

集傳

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

大夫離居之後誓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

於好事者之傳會

元圻案范處義解頤新語已佚此二語見逸齋詩補傳十八其言曰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篇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通志堂刊本謂名雨無極句脫去極字當補

鹽鐵論

卷之

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

周師若茶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問按今本作商茶周鳥全云亦屬附會

元圻案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後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而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茶

周師若鳥注云茶苦菜也鳥燕鳥也白項而羣飛者也愚案若鳥若茶蓋以物色之黑白喻人髮也此注以白項鳥比周師之老似矣然鳥之白在項而不在首故稱人之髮黑者曰烏鬚曰烏雲若以苦菜比周師之少更非其類鄭風有女如荼箋茶茅秀也正義曰毛之秀者其穗白色則以茶喻老以鳥喻少皆合王氏此條可止今本鹽鐵論之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權酷與御史大夫桑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爲書凡六十篇後罷權酷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議不彙行也明華亭張之象爲之注

小弁趙岐

注

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

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全云此乃韓詩

與黍離之說合

又謂鴛鴦之篇刺邠君

全云邠君即指成王誤以爲刺耳

蓋漢儒言

詩多異說論衡

卷八

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

惟憂用老

元所案孟子仁則榮章趙岐注云言此鴛鴦小鳥猶尚知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邠戶刺邠君不如此鳥

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蓋皆指吉甫

之子伯奇也案詩曰取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擗蓋憂周室之漸亡貞太子體困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韓詩劉彼甫田劉卓也爾雅釋詁劉大也郭璞注云

劉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

原注疏引韓詩○元圻案釋文甫田傳彼陟角反明貌韓詩作

劉音同云劉卓也余友奉新周邵蓮曰說文有劉字無劉字玉篇劉劉兩收到字注云都所反韓詩劉彼甫田毛作倬劉字注云豬豕反捕魚具也與眾同是劉當从艸从竹者誤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爲南斗或以爲北斗朱子集傳

兼取二說

元圻案小雅大東正義曰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

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董氏廣川詩故曰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朱子集傳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南斗柄固在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呂氏春秋

孝行覽
慎人篇

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

於舜

元圻案呂實慎人篇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

也以其從屬地取水利編蒲葦結采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
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
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譏詩刺之曰營營青蠅

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譏言

傷說
篇文

此小雅也謂之魏

詩可乎

元圻案逸詩補傳論篇曰曰袁孝政釋劉子云云今據魏自
有問風若果爲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爲雅

袁氏亦豈惑於齊魯韓三家之說乎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劉子十
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晁公武據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
政序作北齊劉勰撰陳氏載其片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
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勰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据何書故陳氏以爲
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惟北齊劉勰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
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

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

晉語次公在釐篇

注采菽王

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

也韋昭已有是說

元圻案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

微而思古焉黍苗刺幽王也不能晉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晉語次公在釐篇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叩君也若黍苗之叩陰雨也若君貴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註二禮與箋詩異

周禮禮記

如先

君之思以勗寡人爲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爲仲山

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隄之上天之載匪革其

猶汭隄之卽至於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

東隣西隣是也

問按康成註易東隣爲日出東方象西隣乃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元圻案後漢書康成傳云

先從張泰祖受韓詩禮記坊記注先君之思以居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宿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曰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姜之詩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答吳模云註記時執就盧若後得毛詩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孔子開居鄭注見後弟七條正文正義曰按詩篇高之篇甫侯及中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賦刑謂呂侯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中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俾然則此註在前故以前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中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表記註鸛鵲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正義曰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淫其翼今鸛鵲獨能不濡故爲才按詩註云鸛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與此並者註禮在前註詩在後故不同也周禮地官甸人註云甸讀與維禹隄之之隄同正義曰毛詩云雅禹甸之不爲隄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禮記中庸註上天之載載讀曰裁謂生物也大雅文王篇毛傳載事也禮器註羊急也猶道也正義曰文王有聲之詩華作棘猶作欲字異義同周禮夏官職方氏註汭在隄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流之卽正義曰按彼毛傳云南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狹謂水之内外而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

云夾其皇淵通其過淵故以萬物爲外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
酒爲水名酒卽皇淵名曰酒耳猶禹貢太嶽至周爲霍山也孔子閒居註
詩讀湯齊爲湯齊齊升也正義曰詩長發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不違
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商頌長發至於湯齊傳云湯
與天心齊箋云至于湯而當天心經又曰聖敬日濟傳云濟升也箋云聖敬
之德日新釋文曰鄭注禮讀上爲湯齊讀此爲湯齊齊莊也坊記註東隣
謂紂國中也西隣謂文王國中也此註在既濟正義曰鄭註既濟九五曰互
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隣象也月出西方西隣
象也與此文異錢氏大昕曰惠定宇云鄭箋宗毛然亦有从韓魯說者如
唐風素衣朱襪以繡黼爲綈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
名皆从魯詩衛門可以樂飢以樂爲樂十月之交抑此皇矣抑讀爲意思齊
古之人無教數作擇泮冰狄彼東南狄作蜀皆韓詩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小雅四月
爰當作矣

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

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出矣噫宣靖

之際

宣和徽宗年號
靖康欽宗年號

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

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全三王刑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
跡不至歧而爲二也韓愈之致亂不

可竟以罪刑公○元所集朱子是嗣後諸謂安石致位宰相洸毒四海而其
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子改是之歎王安石初封

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崇寧中追封舒王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楸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

若夫山林墮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君子將險哀

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周語

誦險哀二字此文

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

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

遂其性乎

元圻案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楸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毛傳于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正義

曰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楸殖云云毛依此文爲義中說立命

篇遠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格中按漢地理志漢中

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

關按沱本作池卽沱字

東北入潏旱山

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元圻案王氏詩地理攷曰九域

志興元府有旱山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嚴氏案詩緝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關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爲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正之

鼙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集證陸佃埤雅釋魚詩曰

鼙鼓達達先儒以爲鼙皮堅厚取以爲鼓蓋鼙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達達然衆題之鳴故謂之鼙鼓也臨安海物記鼙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鼙鳴爲鼙鼓個安石之客也鼓訓鼙鼓從王氏說○元圻案大雅靈鼙篇毛傳鼙魚屬正義曰其皮堅可以爲鼓月令註亦云鼙皮可以爲鼓也鼙蓋詩補傳二十三鼙水青也樂作於辟廋鼙聞之而亦樂達達然和鳴以應之又是一義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

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

械樸薪之槁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趣也此卽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

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元圻案新書保傅篇太子之善在於孟喻

敦與遷左右大載禮保傅篇文同惟太子作天子後漢書姜延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

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

呂

見鄭

左氏傳

成公七年

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

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

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

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

國所在史記

齊世家

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

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

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

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

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

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闕按括地志故中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中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中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元圻案尚書呂討孔傳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故傳解之唐宰相世系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爲司寇宣王世改呂爲甫水經清水注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爲國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呂故因氏爲呂尚也 漢書高帝紀秦三年六月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僂旗鼓遲明聞宛城三匝 後漢書光武紀莽地皇三年光武與李通從弟耿起於宛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 王氏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卽宛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徒無錫登政和進士事跡具宋史本傳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如姚崇疏上十事王氏所引其逸幸事中語也又言臣嘗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夫南陽光武所興西陲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糧粟南通荆湘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困學紀聞注 卷三

三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

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

爲周之幹臣

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宋未得毛傳

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

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

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

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

過也

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問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元圻案詩恭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

吉甫也韓奕蹶父之子傳蹶父卿士也常武南仲太師太師皇父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王謂

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

也松高箋申中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曰孔子閒居註以甫爲仲山甫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丘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

耳序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故詩之稱申伯者十四申甫並稱者惟首章耳朱新仲琦登秦雜記謂甫侯乃穆王時人去宣王時甚遠觀燕民一篇崧高美山甫則崧高所美爲山甫不疑東萊呂氏實夫黃氏皆以康成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爲非而黃氏謂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朱子集傳謂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皆不從鄭箋之說李迂仲摭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卽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皆出於四岳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說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推本其先祖之德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是也甫申皆四岳之後詩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先以及其後言能世濟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由後以及其先言能繩其祖武也若申甫爲同時之人何以下獨美申伯而不復更及甫之一語乎

左氏傳

昭公二十六年

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

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

中興之功

何云宋之孝宗登伊無志哉惑於羣小偷情之言志不定故也○元圻案大雅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

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哉而權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後唐之莊宗能黷燕父子以組而榮君臣之首入太廟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志得意滿而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興可

見矣

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問職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註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

房姜后既出適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溺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小雅庭燎序美宣王也固以箴之適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之適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於青龜也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懿懿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韋昭註杜國伯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二年宣王田於囿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說苑立節篇左僂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僂爭之於王九復而王弗許僂子明鬼篇載杜伯事與韋註所引周春秋其辭略同疑皆非其實也唯說苑爲近正小雅汚水序規宣王也逸齋補傳十七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祁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子于卹

蓋謂此四役也

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新父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

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言姜戎爲敗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廢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爲之其人不賢故廢廢也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澮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年分與外紀不符

尹氏不平

節南山赫赫尹氏不平謂何

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

末書尹氏卒

昭公三年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

尹氏立王子朝

昭公二十三年

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

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

之禍

元圻案應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豎曷爲貶漢世卿世卿非禮也漢書元后傳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原漢四世爲天下母喪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聞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卽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矣好譏愚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耆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元圻案小雅正月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

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周語史伯曰今王棄高明聽闇而

好譏愚暗昧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吳語吳王還自伐齊中胥曰昔

吾先王世有執柄之臣以能逐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

童焉比謀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

哉

元圻案有冤舞于鎬京見竹書紀年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又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作幽王二年

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虐匪降自天嚙咨背憎職競由人朱子集傳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壘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

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則見春秋桓公六年者年月

歷人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興封建之法相維

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

柳豈世臣之謂乎

問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六年問者年月長遠應別入然王氏亦指其後人

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讓諂重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

又柳璩字炤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討蘇
斌宿衛士皆汴人璩一厚結之脅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
終璩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即日進道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怒真

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微也

元圻案小雅正月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云王既得我執雷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註皆傲慢賢者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驥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怒真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兕兕象其可蓋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乃有乾谿之亂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遂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直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蠹賊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
於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爲羣邪之宗

何云此皆感歎公田之事 全云宋之弊政始於趙興

爲賈似道之公田

深寧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圻案小雅十月之交傳

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箋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

歛之人言不知厭也 小雅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

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徂矢之道也

史記周本紀陶王以發石父爲卿

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伎巧善諛好利

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卿士番維

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厥維趣馬馮維師氏鬻妻嬖方處箋云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馮馮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

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衆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小雅

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

案程子曰鳥鳴

嚶嚶以物情與朋友之好親鳥如是豈人而

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

小雅小明上句云靖其爾位正直是與

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儒家

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 物理論今佚此文見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七

詩

大小

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疏云

未知此傳在何書

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三家詩傳也○元圻案正義曰此傳以作

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鑒其棟橈周公內而
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
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二篇爲正經凡皆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
此傳在何書也 讀詩記十七按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
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
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
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北史魏李彪求復舊職表曰記曰善述者欲
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

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

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元圻案大雅公

劉傳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朱子集傳曰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
人尊之以爲主也李氏榜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
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就族人 箋云大周之制三軍以

其餘卒爲養單者無羨卒也正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漢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軍而無副故稱單也又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正義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逸齋詩補傳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微田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

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

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蕩蕩上帝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爲諭

也

漢書賈山傳山穎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

也

元圻案大雅抑傳國無道則愚箋云王政暴虐賢者皆洋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大雅板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

言語

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

休作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又裴度傳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文宗時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時
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指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
橋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
事 王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緝蠻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
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

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何云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
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申重反覆以求一遇

○元所案昌黎集上宰相書曰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有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
者曰菁菁者盛也我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
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
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
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
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
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

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賈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案年譜公時年二十八又論孔致致仕狀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強則君優而謂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謂之也公時年五十六 邵氏博聞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公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上宰相書解釋齊書者我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讀詩記一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遊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洛矣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兩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足以推廣王氏之說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

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

之嘆

元圻案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敬逆也若脅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又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言民惡事無以賦令丁卒料之又宣王卽位不藉千畝發文公諫曰民之大
事在農勝夫農正陳精鹽太史贊王王耕一壠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民用
莫不震動格于農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冀其大功價神乏祀而困
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不雅蒸民愛莫助之箋云愛惜也仲山
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薄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燕安王肅云今涿

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原注見水經注

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

受北國肅說爲長

開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爲隣肅說果長○元圻案大雅韓奕箋云

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水經注十
二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箋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元曰周封韓侯
居韓城爲侯伯爲魯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二千餘里必無遠役燕民往城
之理故以燕爲燕安不以燕爲燕國惟王子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
燕爲近則燕卽北燕也不必迺其說爲燕安矣李廷仲黃實夫從鄭氏曹氏
詩說逸齋補傳朱子集傳從王氏釋文燕王肅孫鉞並烏賢反云北燕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潯水

李氏以爲同州郿谷今按說文

郿音

有左馮翊郿陽

亭

原注同都切

馮翊卽同州也潯水之言信矣

元圻案朱子集傳居地名或曰

卽杜也金壇段玉裁曰居郿古今字願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茶谷潯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郿陽縣東河西故城南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

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

厥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

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

亡於馮玉

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蘇峻之亂

全云曹操篡漢而伏

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

上官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傳喜三人元成哀若能用之

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寧則有憾於賈妃而言○元圻案漢書恩澤侯表注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

申伯之恩援此以爲論也後漢書何進傳進異母女弟道入掖庭靈帝立爲皇后皇子持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輔政素知中官天下所共嫌忿楚頂

已陰規誅之遂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晉書賈充傳充無嗣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誼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賈后與充專恣詭譎過人主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案晉亡於賈誼謂西晉也當有西字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兄凡拜右相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子暹僭奪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國忠寡謀矜矜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五代史雜傳馮玉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黨晉焉皇后用事軍國大事一決於玉四方賄賂積貨鉅萬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斯信知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關之內矣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亮多納亡命亮知政必爲禍亂後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溫燭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

案大雅蕩箋云寇盜攘竊爲姦兇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皆孟子所

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

盜

元圻案後漢書傳變傳變字南容北地靈川人也爲護軍司馬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變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云云 資治通鑑唐紀穆宗

長慶元年裴度討王庭察元稹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與魏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爲逆豎構亂發驚山東姦臣作朋搆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凶巢先宜肅清朝廷 韓愈論文舉白諸侯好利則大夫都大夫鄰則士食士食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大師維垣鄭箋以爲三公王介甫以爲大衆朱子集

傳從王說

元圻案大雅板之七章大師維垣箋云大師三公也朱子集傳曰師衆居成公讀詩記引王氏曰大師大衆也 鄭以大

師爲三公故讀大爲泰呂從介甫爲大衆則大當依本音而亦音泰似誤集傳無音蓋讀如字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

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

穆不似

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

閼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序

錄云子夏傳曾申中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

子

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全云孟子事子思已云時世調絕况孟仲子乎 元圻案周頌維天之命

正義曰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語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者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阻者岐有

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

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

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案李黃集解亦筆

無阻字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謂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

岐云云後漢書作都夷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

夷之行傳曰岐道難辭而人不遠注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

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

道險阻而人不難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

和之君有役易之道故也以矣字絕句集傳徂作阻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

西南夷傳作彼阻者岐今按彼書阻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

徂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復云岐雖阻辭則似又有阻意韓子亦

云彼岐有阻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書錄解題小說

類夢集卷二十六卷說清在中樞序云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歐陽公

詩本義

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

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

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

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

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

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

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

兩都賦序文

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

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元圻案周頌昊天有成命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

生而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競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唯昭傳成王成是王事也 欽定詩經傳
說彙纂案吳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爲郊祀天地之樂歌
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
陽修以吳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
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說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
爲解辭無紆曲後儒遵之者固衆而堅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
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爲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爲周公所作不
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適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
所且禮記大樂文王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
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
夏聲還梁太子所以齊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繁遏執競也朱子取呂
說其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吳天章爲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
稱禮記爲先王贊元侯所用又不可爲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
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
禮以證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
曰疑者朱子何嘗親視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
矣又案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
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後從歐陽修之
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

昊天有成命二侯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

傳

引國語

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元坊案讀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氏曰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朱子初亦從舊說又引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福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而

二家所據乃臆度爲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

封事引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

見漢書本傳

文選

班孟堅注引韓詩貽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毛鄭

之說未可以爲非

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鳥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

古注何云來字卽麥字之牛歐陽公不識字耶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楚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楚與毛鄭合○元圻案周頌思文傳牟麥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正箋曰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惠氏九經古義案鄭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徐仙民讀與來同歐陽公詩本義十二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以牟爲麥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楚麥然言楚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云云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爲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全云不取魯頌

亦非無義○元圻案晁氏讀書志一陳氏詩解二十卷皇朝陳鵬飛少南撰

陳氏詩

解今 四庫書不著於錄經義考云未見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

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集註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

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莫壽考也○元圻案閭宮傳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爲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卽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逸齋詩補傳二十七三壽謂大國三卿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爲朋也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順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朱子集傳曰三壽未詳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

史記

樂書曰成王作頌推已

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

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詛又

下矣

元圻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一李廷仲曰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

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修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自古人
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爲美辭以誇示
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
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

學行篇

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

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

閼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

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

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全云襄公最不適何足頌乎

注云韓詩章

句美襄公

裴駰集解今本史記作修行仁義欲爲盟主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

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

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

頌於襄公之時乎

案宋穆公七年始入春秋穆公宣公之弟歷殤莊桓始及襄公孔父嘉見殺在魯桓公二年是

年殤公被弑莊公立襄公卽位在魯僖公十年

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

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

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

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

詩未行也

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卽漢也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爲薛君然魏略不

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閭揆此止謂薛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

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元圻案鄭

康成魯頌譜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文六年行父始見於

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駟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

皆史克所作閼宮云新廟矣矣斯所作自言矣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
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
孫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商頌諸曰湯中宗高宗有受命中興
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伐紂封微子啟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
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大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班固兩都賦序魯頌歌矣斯頌魯同見余於
孔氏列於詩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矣斯頌魯歌其路遐漢時毛傳
未行故多異說司馬貞史記索隱洪氏容齋續筆毛詩李黃集解皆有辨正
其說與詩正義略同三國志魏王肅傳注魏略曰薛夏字宣聲初中爲
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而不名謂之薛君惠
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薛
夫子名方印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後漢書儒
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爲
長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蓋猶馬班史漢皆父子述作而成書於子也後漢
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蓋稱薛君者皆漢說稱薛夫子者則方
印說耳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下學者謂閼宮但曰奕奕新廟矣斯所作而
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爲誤以予觀之矣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
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姬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
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窈窕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實自稱
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長發大禘

商頌

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

周頌

箋云大祭

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爲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

祫無禘

元圻案長發序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其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爲禘也 雖序正義曰鄭志云

禘大祭天人共之禘既大祭而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台祭爲禘就廟爲禘禘尙大祭祫大可知 春秋纂例曰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康成注祭法云禘謂禘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禘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又云祖之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譌緯始於哀平間偽書也 文獻通考代宗寶曆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而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爲禘者宗廟之祭非祭天而太祖非

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諸十難以排之是禘之爲祭天祭宗廟唐時猶聚
訟也宋衛湜禮記集說於祭法首節列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熊氏皆從鄭學
者也次及王荆公十二家之說於後皆從王肅之說者也朱子注論語語之
說亦從趙伯循本朝惠氏棟著明堂大道錄說專明鄭義書錄解題
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紹事中央郡陸質撰初周州丹陽主簿
趙郡侯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
助歿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
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錄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爲質隨而纂會之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

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

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

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

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元圻集哀公十

一年左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鑒之事則當聞之矣
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晉書范汪傳子策字武子以春
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爲世所重

臨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慤胡邦衡

解學記取之

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依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衛湜集說學記大學之法節

載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猶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無情欲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原注三齊記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

矸者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離俗覽樂舞篇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聞門辟任車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畢氏沅校本載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見桓公得之勗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矸生不遭荒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

石罅中有鯉魚長尺半殺布單衣裁至舒清早飯牛至夜牛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屬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羅布衣兮組纓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我常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質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蓼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

艸部

引劉向說以爲

苦蓼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元圻案爾雅釋草蓼繞藤

楚詩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爾雅云邵氏正義蓼繞藤一名棘菟說文云菟棘菟繫傳謂卽遠志是也說文又云蓼艸也詩曰四月秀蓼劉向說此味苦苦蓼此說文別釋秀蓼之義或遂謂詩言秀蓼卽今遠志非也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菟一名蓼繞一名細草陶註云狀似麻黃而青國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宛句山谷今河陝京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董氏

全云廣川董道

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

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

詩

大雅

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

包學韓詩者也

元圻案大雅抑正義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而捨我於是乎作遂以自徵昭昭云昭謂詩大雅抑之篇也抑
讀曰諄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如作抑
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其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
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
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
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乎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
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
與韋昭小異朱子詩集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董道廣川詩故注
見前十五頁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宣公南嶽

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間老宿云用瓦輒爲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

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

西陲也關接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宋南史隱逸傳南嶽觀先
生御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元圻
家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在其板屋小戍正義
引之蓋從其義朱子方廣板屋詩曰秀木千章倒層甍萬瓦差悄無人似
玉空詠小戎詩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至上封
用擇之韻贈上封諸老詩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
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𠬪音敷蓋古車本音
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
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
聲愚按何彼禮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
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

集證引顧氏唐韻正曰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爾雅華芻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芻
芻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今十虞部有芻字西漢時司馬
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安東方朔諷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
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
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
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事然後與下文珮玉環珮洵
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
姬之車卻當作尺者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
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綠秋蘭以爲

佩叶若能字只從木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矣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

釋女

漙本亦作團徒端反

集傳叶上充反顏氏正俗云

全云顏之推作

案呂氏

全云

字林作露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元圻案顏氏古國謬正俗

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漙字讀爲團圓之漙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露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木作團義矣下云零露漙漙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顏書本名匡謬正俗王氏單舉正俗避宋諱也謝山先生云顏之推作蓋因顏氏家訓有音辭篇多辨音韻遂誤以師古爲之推耳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七卷音韻令呂忱撰

蓼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世衡縫衡卽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

元圻案此亦匡謬正俗之說見卷一齊風南山篇釋文

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卽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以橫正義曰衡古橫字也檀弓鄭注衡讀爲橫

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

予前衛率者毛詩音晉書有傳鄭漁仲曰徐音雖亡然陸音多本於此

千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

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于其禮

何云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爲見之數○元圻案程子詩說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

之益加也朱子秦風權輿集傳引漢書楚元王傳曰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禮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韓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樂飲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營謝成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讎也

全云營謝本不足美美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城作皆歸揚挖之中○元圻案朱子王風揚之水集

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所必誅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

其試父爲可恕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毛詩李黃集解八李迥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遺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齋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元圻案毛詩李黃集解二

十九李迥仲曰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爲則效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以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耻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

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遼有充超叛鑒蘇

文忠慨焉

國按鑒似充作情尤切東坡以情下字遂不用耳

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

悌焉

元圻案三國志魏賈逵傳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拜諫議大夫太祖崩驃陵侯彰來赴問逵先王薨終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鄰國有

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晉書賈充傳充字公問父逵高貴鄉公

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賈軍將改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

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軍父和鑒傳鑒字道徽南平金鄉人嘗謂王敦

曰丈夫既翬身北而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視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

當存亡以之耳及蘇峻約反進鑒爲司空本詔流涕登壇慷慨三軍爭爲

用命子愔字方同性至孝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子超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

之基超爲之謀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

三國志魏荀彧傳彧字文若穎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助陵令當漢桓順之間知名當世

父縱濟南相叔父爽司空或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陳羣傳羣

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議皆有盛名羣參丞相軍事魏國

既建遣爲御史中丞文帝踐阼徙尚書令

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曰稽紹似康爲有子郊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闕殺子元

星堂素贊曰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

朱子聚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周頌敬之序

荀子云天子卽位上卿進

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投策

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

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授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于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廢者在堂中者在閭禍與福隣不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注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毛詩李黃集解三十九黃實夫曰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己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靡盬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全云毛詩蓋于是始列序

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圻案曹風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鵲鳴鳥集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石則斯鳥何爲至其博舉天下儲德茂才窮行君子以答哲人之刺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懸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云云石林之說朱竹垞經義考亦引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之作鄭漁仲錢氏大昕養新錄一謂紀聞引葉氏云云近儒陳啟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晏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乎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詁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犧一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勢於壬事而不得養父母卽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黃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前爲人士小序文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與趙子直書謂歐

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

如此費辭全云厚齋蓋亦不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元

編而辯其是非又夾漈詩傳二十卷辯妄六卷鄭樵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失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通考載樵自序略曰毛詩

自鄭氏既箋之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

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黃氏曰抄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

無疑焉歐陽公本義詩讀補亡後序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發軔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謬得以粗備序於

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述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俟優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

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特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

訾也林文軒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云云又一書駁本義闕雅樛木兔且麟趾諸解辨難甚力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

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元所案宋郭若虛圖畫見開志一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賢閣中君臣

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則毛詩圖之有古聖賢同一意也○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第一品晉衛協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第五品晉明帝雅略於形名頗得神氣夏文彥圖繪寶鑑二唐程修已與州人時周昉任越州長史修已師事之盡得其畫人物口授之妙杜荀鶴松窗雜記開元中有程修已者以善畫得進謁元宗修已始以孝廉籍召入故不甚以畫者洮視之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聲有別也

案周南關雎毛傳雎鳩王雎也

鳥擊而有別。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小雅鹿鳴毛傳鹿得

言均一也。唐風鸛鳴毛傳鸛鳴之養其子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詩經補傳三豎之必用羔取羔仁如騶虞不嗜殺也。召

騶虞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騶虞義鵲在梁得所止也

鵲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鵲在梁得所止也

小雅鵲巢鵲梁石絕水之梁鵲爲休息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小

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自若無恐懼倉庚陽之候也。鳴鵲

小宛毛傳桑扈竊脂也美竊脂肉食今無陰之兆也。幽風七月毛傳倉庚鳴黃也鵲伯勞也

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陳思王惡蕭蕭露霜變也。秦風蕭蕭毛傳

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蕭蕭露霜變也。秦風蕭蕭毛傳

露凝房爲霜桃蟲拚飛化也。周頌小毖毛傳桃蟲也鳥之始小終

然後歲事成於黃雀其鵲化而爲鵲故俗語。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

可掩也。朱子集傳鵲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義本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

周南漢廣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蒙也正義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

持其淑清人無求思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

鄭風山有扶蘇箋荷華生于隰喻忽置美德者于下位

毛詩李黃集解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能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

匪鮪

匪鮪避危難也

小雅四月箋非鮪能高飛非能避危難也

匪兕匪虎慨

勞役也

小雅何草不黃箋兕虎比戰士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爾彼空野之中乎

蓼莪常棣知孝友也

小雅蓼莪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蘇子由詩傳曰我輩可食而滿不可

食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勢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藹也

也箋承事者曰鄒不當作拊鄒足也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楊龜山

爲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爲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華則承華兄弟之

和睦當如此也

蔡蕢行葦見忠信也

召南采蔡毛傳蔡雖高也公侯夫人執蔡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又采蕢毛傳蕢大萍也箋蕢之言賓也藻之言潔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

潔清故取名以爲蕢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三年左傳風有采蕢采蕢雅有行葦刈酌昭忠信也

葛屨履福而羔裘怠也

其民儉巧趨利其君儉嗇偏急而無德以將之檢風羔裘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蟋蟀儉而蜉蝣奢也唐風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開之曹風蟋蟀序刺奢也昭公國小

而迫好奢而任小人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

小雅鶴鳴毛傳穀惡木也正義以上檀梓類之取其上善下惡陸璣疏云州人謂之穀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

周原膺膺萑茶如飴惡可爲美也大雅經綏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膺

然肥美其所生之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王風黍離李迂仲曰說文黍稷

屬而黑者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惜也逸齋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我蒿莫辨此黍離藜藿

爲作也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雞鳴而起今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雞鳴而起今

故以蠅爲爲雞綠竹猗猗文章著也衛風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皎

皎白駒賢人隱也小雅白駒毛傳宣王之末不能贈以芍藥

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鄭風溱洧毛傳芍藥香草陳風東門之楊毛傳椒芬香也男女相會戲謔以

此爲贈賈故

馬得諼草言采其蟲憂思之深也

衛風伯兮手傳諼草令人

曰芳馨之婦

忘憂嚴氏案曰我欲植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鄭風載馳毛傳

蟲貝母也朱子集傳曰將欲升高望遠以抒憂想之情言

采其蟲以療

鬱結之疾 柞械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

大雅縣柞械拔矣箋柞

也讀白板也

卓次柞械斯拔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

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朱子縣集傳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

小雅無羊以薪以蒸

爰曰薪謂曰蒸正月侯薪侯蒸爰維也林中大木

之處而維有薪蒸

兩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正茂薪蒸柴蕪之名

鳳凰于飛雉離于羅

治亂之符也

大雅卷阿箋鳳凰往飛翺翺然亦與衆鳥集於

所止衆鳥慕鳳而來

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

喻焉

王風兔爰逸齋詩補傳六謂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知介而

易矣周之君子自喻也

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相鼠序刺無禮也

魏風碩鼠序刺重 采葛采苓傷讒也

飲也因人刺其君貪而畏人若大風也

王風采葛序懼

讒也毛傳葛所以爲絺綌也

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唐風采芣序刺晉獻公也

獻公好遊說焉毛傳芣大苦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兩序也

細事喻小行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幽辟喻無微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

禮記禮器文

皆誦言而忘

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

言以爲知道者二鵲鵲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

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

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元圻案歐陽公詩本義蘇之趾論曰孟子去詩

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宋周紫芝毛詩讀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爲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

考其言采采卷耳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元圻案漢書楚

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戴周行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真周行之心賦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求之乎勸學篇曰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王霸篇引詩曰如雪霜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臣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鐘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聖不為明孤理而蒼正名篇引詩長夜漫漫永思慕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足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發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注云皆逸詩王霸篇如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厚齋詩考并引之以為逸詩蓋傳刻者誤入注逸詩二字於日月句下也當從詩考

法言

卷之四

曰守儒袁固申公三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

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

乎

全云中合同門程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薛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式皆足以雪匡衡之耻者也

○元圻案三箋本誤載謝山之說於前一條之下今改正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昌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贊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申公魯人也事浮邱伯受詩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又王式傳式字思翁東平新桃人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自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門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昌邑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匡衡傳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代韋元成爲丞相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元圻案經義考

載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 書錄解題云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案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代爲文學樊光寶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

原注見釋文叙錄

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

爲太叔求而不考叙錄徐正陽疑卽徐整誤以整

爲正暢爲陽也

原注整字文採吳太常卿 闕按徐整暢太叔裴隱

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謂整既暢演而裴隱括之也 集證隋志毛詩譜三

府經典符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裴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裴隱括之求字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

以上俱見太平

御覽六百九

朱均注曰集微揆著者裴隱瓜

瓜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汎歷樞曰午亥之

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

鴈在申金始也

以上見詩大序正義

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十月之交篇鄭頤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戾五際本

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三箋本附程瑤田云王氏言四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歷歷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齊於六藝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歷歷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多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頗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曰亥爲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鄭頤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頤頤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中引詩記歷歷曰卯酉爲革命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開乾所據也據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寫譌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是偽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爲神字之謬也卯爲改正亦當爲革正之譌鄭頤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陵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

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
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又五際推演神記歷摠曰凡推
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
之始敬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言之甚望鑒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
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是又不承取詩
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
瑤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謂國風小雅大雅頌詩以爲王道興衰之所由
而詩緯則謂亥木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酉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
牡嘉魚鴈鴈諸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闕至要吾遂作詩時不當與十二
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尤矣至章懷太子注郎顗傳云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
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詩廟爲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爲
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爲精深也瑤田又按緯緯家言
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證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
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實效望報非所敢知苟其通經致用其爲明效大驗
可勝言哉郎顗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歸於不求賢則遠天遠人而
災自降化不行也內案漢書李固言若還璽徵罔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而
致休明然則災異顯見顯曰天譴豈非人事哉 續序按程說甚嚴但十二
支可云十二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當改
內傳○元所案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奉上封事曰臣竊學
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
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後漢書郎顗傳顗字叔光北海安邱人也順
帝時災異屢見顗詣闕拜章曰夫求賢者上曰承天下曰爲人不用之則道

天統遠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問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

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

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

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

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

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

於戰國之末

問案鄒平馬公驥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頗煩數萬言如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

援和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所案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通鑑外紀太昊作

荒樂歌扶疎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蓬華
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帝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列子仲尼篇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 四庫全書經目一百三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志載黃
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
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
晉間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
爲實應問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
以下卷軼獨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卽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
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文粹

二十

李行修

請置詩學博士書

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

尙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
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尙書又
取房中歌至後庭圖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
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自頭吟折

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

矣朱子

雜著文中子續經說

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

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彜之訓況迅乎

元折案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
鄭康成誦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房中樂
注見本卷唐書樂志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聲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鴈神仙客闕百草泛龍舟還舊
宮長樂花等曲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曰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
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採其尤麗麗者以爲曲詞被以
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美妃嬪之容色也李太白集古樂
府有少年子一篇元蕭士贊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
國初王琦輯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齊
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太白樂府有折楊柳王琦注文獻通考鼓角橫吹
十五曲中有折楊柳晉書樂志漢高祖自巴漢將定三秦關中范因率實
人以從爲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關中有渝水故名
曰巴渝舞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
絕相如乃止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以爲古詞一說可馬相如云云與雜記
同唐崔令欽教坊記踏謠煩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路謠或呼爲談容娘
劉迅知幾第五子唐書本傳迅字從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廷續詩書卷

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唐李肇國
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
其精當 中說禮樂篇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
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濬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
王之說 李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 朱子文集六十七
王氏續經說曰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大畧則彼之得易
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 統中之
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莫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爽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
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序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據其
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艾軒

問

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

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按

狸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
十條 何云是二者蓋亦無害乎其不知也況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
作而已○元圻案林艾軒集策問曰九德之歌九夏之奏狸首之節與夫幽
雅幽頌皆騷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
之流也狸首則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然幽一國之事不應有所謂雅者
周公之所載仲尼獨缺而不取者又何耶 薛士龍浪語集答何商霖第三

書曰詩家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又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則嘗絃歌合樂亦不爲無取于辭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鼗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

鼗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

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傳會之言宋公

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集證博古圖錄鼗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鼗鐘

考歷代之樂顯帝曰六莖鐘與莖通則鼗鐘者是爲顯帝之樂宋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鐘特其一樂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其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胡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爲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爲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爲式遂成有宋一代之樂○元圻案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徽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而端州上興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史記宋世家襄公名咺甫陳氏書錄解題目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象而記其名物錄其款識又音樂類大晟樂書二十卷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

傅會身爲度之說炳爲大司樂精爲錄飾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
嘆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
朱子謂衣錦尚絀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召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
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
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
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
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
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腳之語斯之謂也

閻按邵文莊嘗言中庸尙絀章爲樂章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全云陸文

元折案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才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領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張子詔名九成者孝經解四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書錄解題云一卷

東哲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辨云序

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

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

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

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東氏

亦有所本○元圻案文選十九東廣微補亡詩六首一曰南陔李善注聲類

曰陔隴也五臣注召向云南方養萬物之方此以戒養故取以爲名據此

可釋謝山南戒之疑

東哲晉書有傳文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東哲字廣微

平陽陽平人也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

世說新語三夏侯湛作周詩以示

潘安仁注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

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侍朝昏

宵中告返離鳴在門華華黍海夙夜是念然則補亡不止東哲也其與哲俱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也

元圻案荀子大畧篇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董子繁露精華篇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

春秋無達辭

說苑奉使篇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

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元圻案文選二十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速死之義形容相鼠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速死之義明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速死之意非謂毛傳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經傳甚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義曰毛義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釋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視面目耳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

支多異得此醜醜爲蟾蜍碩大且蟾爲重頤皆韓

詩之說也

集證說文醜部醜下醜醜居諸也詩曰得此醜醜言其行醜也式支切女部施下云施含怒也一口難知也詩曰碩大且

嬪五感切○元折案王氏詩攷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又曰新臺得此肢施薛君曰厥施嬖咥喻醜惡澤陂碩大且蟾薛君曰蟾重頤也五檢反並見太平御覽一見九百四十九卷一見三百六十八卷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是以正雅爲刺也

金云亦是魯詩○元折案後漢書朱穆傳穆字公叔作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

獨而純篤稀蓋谷風有棄子之秋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論曰朱穆志抑朋游之私達著絕交之論蔡邕目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論以廣其志注邑論略曰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達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子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邕之以伐木爲刺詩實本於朱穆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

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敬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關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元圻案魯頌

傳公能修判宮也 鄭風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 其三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矣 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原文此下有以已見三字

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

慘慘爲慄

原注七到反

伐鼓淵淵爲淵

原注於中反

皆與釋文異

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

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遠文可見或專出已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進指要遂因暇景救其不逮初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等音合爲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十卷叙錄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氏王肅江惇干寶李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韻補五卷宋吳棫撰核字才老書錄解題詩類彙核毛詩補音十卷註曰核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 武夷徐藏爲韻補序曰才老與藏同里有連其和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嘗

召試館舉不戴除太常丞時宰斥通判泉州書錄解題三經解類五經
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飴其香古所

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案隋書禮樂志一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

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無此條所引數語攷之殊無依據開

元開寶禮不用元所案宋史禮志一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祈告亦內出香遂爲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祀

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敗言周人以氣臭

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

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溫香

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長編三百十七

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裸鬯燭蕭則與祭天燭柴祭

地燭血同意蓋先王以爲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按韋

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

燭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壞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

堂用沈香氣自然至天示恭合傾陽之氣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繇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今且崇祀宗廟明堂器服牲幣一因古典至於上香乃顯修之議如曰上香亦祿炤燭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禋精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注云從違當攷據厚薄此條似請而未從也唐書藝文志禮類章形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蕭嵩總之書錄解題禮注類開寶通禮二百卷開寶四年命劉沔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書梁書儒林傳何佟之字士成廣江陽人少好三禮時太尉王儉爲儒宗顏相推重高祖踐阼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唐書儒學傳章彤字兆人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

謚后稷之稭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

士谷論
在地篇

后稷曰子能備子之野盡爲冷風乎

六尺之邦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畝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

后稷始畝田

元圻案任地篇注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耨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耨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間遠

西之人謂之耨也畢氏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畝此云三尺者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耨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

尺而成一畝此之謂畝而百步爲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畝者犁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滿此之謂畝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培字書無考漢書食貨志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畝田畝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日上稍耨摩草因墾其土曰附苗根

興雨祈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

水旱篇

云周公太平

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集證曰西京雜記載董仲舒雨也對太平

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元圻案小雅大田傳曰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徐徐然而不暴疾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過徂菑韓非云文王克莒

元圻案韓非子

二難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以請解炮烙之刑毛傳以阮徂共爲三國又以旅爲地名鄭以旅爲兵衆以孟子證之則毛義爲長孟子正義曰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蓬蓬

李善注高也

檀弓見若覆夏屋

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

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

漢之門廡

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元圻案秦風權輿傳曰夏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動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

女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闕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闕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

原注不顯亦臨

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古在于反身何云此說從前豐列女傳序中來○元圻案大雅第二篇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思齊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會子通列女傳目錄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素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真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教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文中子曰子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版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

傳公九年左傳

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

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

全云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於宋室耳○元圻案三路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

方之強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

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侯然晉之分爲

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爲治

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

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

元圻案唐風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氏詩譜唐者帝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國聞之樂焉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

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詩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爲國之山又曰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

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史記

晉世家襄公四年趙衰子韓康子魏桓子其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衰公

辛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昔良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又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邱胡亥篡位爲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戊午陳勝
等反二世幽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婿閻樂其弟趙成謀立公子嬰二世自殺
賈誼曰秦爲天子二世而亡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
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皇皇后帝皇相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

矣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

晉請王章習以爲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元折

案魯頌閟宮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后
稷禮記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衛氏集說引蔣氏君
寶曰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
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川之事乎識者又從
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嚭請廟之禮
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
殆出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之祿而喪
周公則垂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魯頌譜
曰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遭伯禽之法復魯舊祠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頌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篇篇

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
子男皆三十正義曰庭燎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
大戴禮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僖公二十五年左
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肴請隊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
父之所惡也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豳

首會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

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
爲焉然宋版四書集註已改正

素

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政卒勞百姓是也

閻按此必無之事全云深寧開卷不取月
離于單素以爲絢爲孔子所刪之說則朱子

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
此說見象山集○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孔穎達曰經傳所引
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去其九朱子曰當時史官收詩時
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

水心葉氏曰論語稱詩三百水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曰爾者言

止齋

答黃文叔書

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鄘特徵

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

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

原案

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

有如曹鄘然君子以是爲二南之可復世

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

岡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

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當以上二說就內翰尙書王公應麟一商畧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元圻案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無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鄘風終於匪風豳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